

朱子語類

一之三 理氣 鬼神

□ 13
2939
2



口 13
2939
2



朱子語類卷第一

理氣上

太極天地人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
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
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
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
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
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
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
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
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

去五味均平戲



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呼吸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問昨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

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

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

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

行發育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強名否曰是曰理無

極氣有極否曰論其極將那處做極淳

若無太極便不翻天地方子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人傑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

義德明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殊

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為質而性具焉敬仲

問理與氣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

只是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夔孫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

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

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

說起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

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

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

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又

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只謂乾有之
 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
 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
 又却出入乎其間也又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
 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
 取得一擔或取得一碗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
 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剛錄同義
 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
 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
 渣滓淳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

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
 一物則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
 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人傑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
 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又問理在氣中發見處
 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
 聚時理亦無所附着故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
 之鄒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問道之體用曰
 假如耳便是體聽便是用目是體見是用祖道
 或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
 下是先有理後有氣抑後有理先有氣抑皆不可得而
 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

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
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
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白地生
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
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
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備

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

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白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且

如萬乙山河天地都陷了畢竟理却在這裏胡泳

徐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曰只是都有此理

天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天地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

道是不靈但不知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
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淳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

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

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

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義剛同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

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

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

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為天地之道

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

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

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光地，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各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欽夫以為甚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

天地之心爾。今須要得知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道夫。

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方問上帝降衷于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祐民作之君，天生萬物，因其才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必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凡此等類，是蒼蒼在上者，真有主宰如是邪？抑天無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曰：此三段只一意，這箇也只是理如此。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於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邵堯夫經世吟有云：羲軒堯舜湯武，桓文皇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於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

東西倣擾南北紛紜五胡十姓天紀幾替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中原有人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一治夷狄只是夷狄須是還他中原淳

帝是理為主淳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重要人見得 分曉也 有說蒼蒼者也有說主宰者也有

單訓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投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淳

清剛者為天重濁者為地道夫

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下推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

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疑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

地者氣之渣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道夫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

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下推在中間道夫

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道夫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道夫

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

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

處淵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端蒙

天只是一箇大底物須是大着心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
之一日固是轉一匝然又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此偏
滯求也個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個

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軟在氣質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
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
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
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
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個

西北地至高地之高處又不在天之中義剛

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會太暗少頃即天明謂在

地尖處去天地上下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揚

下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

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疑皆赤

天揚

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

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

為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義剛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

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

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

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淳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
 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
 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
 新起問生第十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
 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風然揚
 天地不怨謂肅殺之類振

可幾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
 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道夫
 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
 有粗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盤相合
 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

漏矣過

問氣之伸屈曰譬如將水放鍋裏煮水既乾那泉水依前
 又來不到得將已乾之水去做它變孫
 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
 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
 復生故其腹脹及吸氣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
 腹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氣
 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
 若無得出時便死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動而
 不屈虛而愈出橐籥只是今之鞞扇耳屈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為五行
 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

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
 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
 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
 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
 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皋
 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
 後五代之時又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
 復者也揚錄云碩果不食之理如太睡一覺及醒時却有精神錄此下云今却詭詐玩弄未有醒時非積亂之甚五六十年即定氣息未蘇了是大可憂也

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
 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端蒙○陰陽五行

陰陽五行之理須常常看得在目前則自然牢固矣人傑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
 是質他又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
 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
 便是陽乙便是陰端蒙

問前自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寓而
 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
 氣也又曰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節復問這箇
 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而曰且
 如這箇光也有在視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
 也節

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端蒙

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

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植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
理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個

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土便具得濕
底意思木便是生得一箇軟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
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
記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下一
字節

問黃帝云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說
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
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熱煖
之氣便是火否曰然胡泳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可學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
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
理也欽夫以為伊川未必有此語蓋伯溫妄載某則以
為此語恐誠有之方子

土無定位故今曆家以四季之月十八日為土分得七十
二日若說播五行於四時以十干推之亦得七十二日

方子

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
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
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二日共
湊成三百六十日也個

問古者取火四時不同不知所取之木既別則火亦異否

曰是如此胡泳

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

陽也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伯羽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

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坎離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個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

相為用也季札

春為感夏為應秋為感冬為應若統論春夏為感秋冬為

應明歲春夏又為感可學

問學者云古人排十二時是如何諸生思未得先生云志

是從之從心乃是心之所之古時字從之從日亦是日

之所至蓋日至於午則謂之午時至未則謂之未時十

二時皆如此推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月則有缺

時日常實是如此如天行亦有差月星行又遲趕它不

正惟日鐵定如此又云看北斗可以見天之行夔孫

語類卷一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朱子語類卷第二

理氣下

天地下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有半邊在下面。

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度？甚麼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

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節。

有一常見不隱者為天之蓋，有一常隱不見者為天之底。

節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曆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

說。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在那赤道

之間。義剛

問：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

語類

卷二

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廝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敵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着其中暗處故月蝕

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胡泳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即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為一基揚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一周恰好月却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且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

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德明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但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于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門祖

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

度則日為退一度二白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故楊子太玄首便說曰云云向來久不曉此因讀月令日窮于次疏中有天行過一度之說推之乃知其然又如書齊七政疏中二十三十字說得天之大體亦好後漢曆志亦說得好義剛錄云前漢曆志說道薄問月令疏地冬上騰夏下降是否曰未便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

處用度笑方知剛淳義

天左旋日月亦左旋剛同但天行過一度日只在此當卯而卯當午而午某看得如此後來得禮記說暗與之合泳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四分度之一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至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

此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曆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可檢看便是說一個現成天地了月常光但初二三日照只照得那一邊過幾日漸漸移得正到十五日月與日正相望到得月中天時節日光在地下進從四邊出與月相照地在中間自遮不過今月中有影云是莎羅樹乃是地形未可知賀孫

義剛言伯靖以為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為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趨來趨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

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
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是說滑了口後信口
說習而不察更不去仔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
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
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常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
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滾得
不在舊時處了先生至此以手畫輪子曰謂如今日在
這一處明日自是又滾動着此子又不在舊時處了又
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
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
了又過角此子曰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仲
默附至天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
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
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
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一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
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
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
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
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
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
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
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

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義剛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面人看見星隨天去耳寓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

則曆家逆字皆着改做順字退字皆着進字個

晉天文志論得亦好多是許敬宗為之日月隨天左旋如橫渠說較順五星亦順行曆家謂之緩者及是急急者反是緩曆數謂日月星所經歷之數揚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曰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曆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為進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曆家若如此說則笑着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笑聞李通云西域有九執曆却是順笑胡泳

程子言日升降於三萬里是言黃赤道之間相去三萬里
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繞
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日
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為退一度至一
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
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
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球只
有一面受日光望日地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
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
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
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

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
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
亦不受光星亦是受日光但小耳北辰中央一星甚小
謝氏謂天之機亦略有意味但不似天之樞較切渾

日月升降三萬里之中此是主黃道相去遠近而言若天
之高則里數又敘遠或曰八萬四千里未可知也立八
尺之表以候尺有五寸之景寸當千里則尺有五寸恰
當三萬里之半日去表有遠近故景之長短為可驗也
曆家言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
星辰亦皆左旋但天之行疾如日天一日一周更攙過
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為可見月之
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畔更無

虧欠唯中心有少，虧翳處是地有影蔽，若爾及日月冬
 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為上弦，又減其半，
 則為下弦，逐夜增減皆以此推。地在天中，不為甚大，只
 將日月行度折筭，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
 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
 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
 矣。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
 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
 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
 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眾星光芒閃爍，五星獨
 不如，此眾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旁，
 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

此獨為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
 者緊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為日食，在望則為月蝕。
 所謂經前縮後近，一遠三如自東而西，漸次相近。或日
 行月之旁，月行日之旁，不相掩者，皆不蝕。唯月行日外
 而掩日於內，則為日蝕；日行月外而掩月於內，則為月
 蝕。所蝕分数亦推其所掩之多少而已。謹

日月升降三萬里，中謂夏至至冬至，其間黃道相去三萬
 里。夏至黃道高，冬至黃道低。伊川誤認作東西相去之數，形器之物
 雖天地之大亦有一定，中處伊川謂天地無適而非中，
 非是。揚

先生論及璣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言嵩山本不
 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歛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

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高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錄

周髀法謂極當天中日月遶天而行遠而不可見者為夜此說不是問論語或問中云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如何曰圓徑七十二度極正居其中堯典疏義甚詳 德明

李通嘗設一問云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其無以答後思之只是極星便是北而天則無定位 義剛

南極在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 義剛

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

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 楊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自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

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高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曾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仔細或云恐是說元初有月時曰也說不得壽

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二分至也是四分取半因說曆家謂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間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得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入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

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德明

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胡泳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曰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影也問曰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或錄云今有前條為地所礙其黑影亦猶是耳

東節謂日太陽也月少陰也星陽也辰太陰也星辰非星也又曰辰弗集於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二舍上辰字謂日月也所謂三辰北斗去辰爭十二來度日蝕是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月蝕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陰盛克陽而不少讓陽故也又曰日月會合故初一初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是哉生明也開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復漸相近至晦則復合故暗月之所以虧盈者此也伯羽

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為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算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有曆家以為當食而不食者有以為不當食而食者未之

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食為文者闕於所不見闕祖

日食是為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日饒日此子方好無食揚

日月交蝕暗虛道夫

遇險謂日月相遇陽遇陰為險也振

日月食皆是陽陰氣衰微廟朝曾下詔書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皆不曉曆之故揚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揚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

大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疑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個

莫要說水星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冰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揚

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為石者揚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多驗殊不可曉廣

叔重問星圖曰星圖甚多只是難得似圓圖說得頂好天變紙却平方圖又却兩頭放小不得又曰那箇物事兩頭小中心漲又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想見只是說赤道兩頭小必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節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廣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廣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其嘗登雲谷晨起寒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

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着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其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以手畫外其數九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雪花所以必不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潰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間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散蓋無發洩處方能兩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大之

問雷雷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湏有然緣過便散如雷奔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雷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方子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之兆若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仲敬

語類 卷二 十一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蝦蟇本只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義剛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

伊川說世間人說雷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其少九伯說親見如此別錄九伯誠確人語必不妄又此間王二哥之祖參議者云嘗登五臺山山極高寒盛夏携綿被去寺僧曰官人帶被來少王甚恠之寺僧又為借得三兩條與之中夜之間寒甚擁數牀綿被猶不暖蓋山頂皆蜥蜴含水吐之

為雷少間風雨大作所吐之雷皆不見明日下山則見又言昨夜雷大作問皆如寺中所見者又夷堅志中載劉法師者後居隆興府西山脩道山多蜥蜴皆如手臂大與之餅餌皆食一日忽領無限蜥蜴入庵井中之水皆為飲盡飲訖即吐為雷已而風雨大作所吐之雷皆不見明日下山則人言所下之雷皆如蜥蜴所吐者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雷時必寒今雷之兩頭皆尖有稜道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雷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雷也

古今曆家只推箕得个陰陽消長界分耳入傑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顛項四分曆劉歆作三統

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
 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
 二十加去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人傑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
 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筭寸分毫釐
 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
 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
 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
 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
 法也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
 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
 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

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
 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
 太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
 之造曆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爾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六
 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如何如前月
 大則後月初一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二日月生
 明人傑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
 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揚
 中氣只在本月若攬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揚
 沈存中欲以節氣定晦朔不知交節之時適在夾此日當

如何分方子

或說曆四廢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

日温公潛虛亦是此意人傑

五子六甲二五為干二六為支人傑

先在先生處見一書先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次穀

兩次清明云漢曆也楊

子升問人言虜中曆與中甸曆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平

四刻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自今人纔交子時便喚做

今日如此亦便差一日水之

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溢則必後天稍濶則必

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未曆法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

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二一一定位然後

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

政乃可齊耳道夫

或問季通曆法未是曰這都未理會得而今須是也會布

笑也學得似他了把去推測方見得他是與不是而今

其自不曾理會得如何說得他是與不是這也是康節

說恁地着錯時也是康節錯了只是覺得自古以來無

一箇人考得到這處然也只在史記漢書上自是人不

去考司馬遷班固劉向父子杜佑說都一同不解都不

是賀孫

陳得一統元曆紹興七八年間作文云局中暗用紀元曆

渾儀可取蓋天不可用試令主蓋天者做一樣子如何做

語類

只似个雨傘不知如何與地相附着若渾天湏做得个
渾天來
或錄云有能說蓋天者欲令作一蓋天
風處故不若渾天
天之可為儀也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
 何貴乎脩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數

夫道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
 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夔殊何以云各五
 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
 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
 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
 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

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
 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
 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
 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
 方其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相羈縻至夏商
 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
 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後來又見先
中國五萬里地為天地之中中國在東南水必有五萬
里嘗見佛經說崑崙山頂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去其
東南入中國者為黃河其類又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只
二方流為弱水黑水之類
 揆着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
 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夫包水與
 地問天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如急風然至

上面極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繩慢則地便脫墜矣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花否曰然地理

人言北方土地高燥恐暑月亦蒸濕何以言之月令云是月也土潤溽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想得春夏間天轉稍慢故氣候緩散昏昏然而南方為尤甚至秋冬則天轉益急故氣候清明宇宙澄曠所以說天高氣清以其轉急而氣緊也個

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滿曰蓋是乾了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直神云程子大鑪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蓋得在揚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德明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漸長

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德明

陸子靜謂潮是子午月長沈存中續筆談之說亦如此謂

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方子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未異水本異而未同義

問先生前自言水隨山行何以驗之曰外面底水在山下中間底水在脊上行因以指為喻曰外面底水在指縫中行中間底水在指頭上行又曰山下有水今浚井底人亦看山脈節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末雲中正高峯處負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

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
 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
 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薄。養剛同
 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遠海島諸山亦
 皆相向有河南遠直至太山凌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
 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
 北纏繞至南海泉州常平司有一大圖甚佳揚州山
 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
 多山黃河繞之嵩華列其前廣
 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
 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
 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潞州諸州如太原晉

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濶伊川云太行山
 後是所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
 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饒春不生人物人民朴
 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個
 河東河北皆遠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揚
 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
 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揚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
 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冢漢水之北生下
 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
 乎兩浙閩廣個
 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關中却是自

北而南故皆順揚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建康

江西山水秀拔牛出人來便要硬做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者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之衝又恐無

噍類義

要作地理圖三箇樣子一寫州名一寫縣名一寫山川名仍作圖時須用逐州正斜長短濶狹如其地厚糊紙葉子以剪

或問南北對境圖曰天下大川有二止河與江如淮亦小

只是中間起虜中混同江却是大川李德之問薛常州九域圖如何曰其書細碎不是著書手段予決九川距

四海了却逐旋爬疏小江水今至川此是大形勢蓋卿先生謂張倅云向於某人家看華夷圖因指其水云此水

將有入淮之勢其人曰今其勢已自如此先生因言河本東流入海後來北流當時亦有填河之議今乃向南

流矣力行

某說道後來黃河必與淮河相并伯恭說今已如此問他

如何見得伯恭說見薛某說又曰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虜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

人說或錄云因看劉振家中原圖黃河却自西南貫梁

吾頃

卷二

十一

南來故其執亦表又曰神宗時行淤田策行得甚力差官去監
 那箇水也是肥只是未蒙其利先有衝頽廬舍之患潘
 子善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曰漢人之策合兩旁不立
 城邑不置民居存留此地步與他不與他爭放教他寬
 教他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不似而今作堤
 去打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眾議以此說為
 善又問河決了中心平處却低如何曰不會低他自擇
 一箇低處去又問雍州是九州那裏高曰那裏無甚水
 又曰禹貢亦不可攷其次第那如經畫門簿所謂門簿
 者載此一都有田若干有山若干節
 御河是太行之水出來甚清周世宗取三關是從御河裏
 去三四十日取了只曰御河之水清見底後來黃河水

衝來濁了曰河北流是禹之故道又曰不是禹之故道
 近禹之故道節

仲默問有兩漢水如何有一水謂之西漢江曰而今如閬
 州等處便是東川東川却有一支出來便是西漢江即
 所謂嘉陵江也義剛

南康郡治張齊賢所建蓋兩江之咽喉古人做事都有意
 思又如利州路却有一州在制閣外方子

漢荊州刺史是守襄陽魏晉以後以江陵為荊州節
 吳大年曰呂蒙城在鄧州其城方其中又有數重形址如
 井今猶存義剛

道州即春陵武帝封子為春陵王後徙居鄧州至今鄧州
 亦謂之春陵義剛

漢時八位宦於瓜州者更極前高亦有入往長安西門至
彼九千九百九十九里揚

語類卷之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三

鬼神

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着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
底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說盡了此便是合理會
底理會得將問鬼神自有見處若合理會底不理會只
管去理會沒緊要底將問都分沒理會○義剛
義剛將鬼神問自呈畢先生曰此事自是第二着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此說盡了今且須去理會眼前事那箇鬼
神事無形無影莫要枉費心力理會得那箇來時將久
我看實處皆不曉得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箇皆
是面前事做得一件便是一件容易便自難理會了而

今只據我恁地推測不知是與不是亦須逐一去看然到極處不過只是這箇義剛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必大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其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其分明只覺得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

理如此去偽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享壽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升卿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恪

問鬼神便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盡

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為神夜為鬼生為神死為鬼豈不是界分義剛

叔器問先生前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

鳴義剛

兩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

之鬼神者所謂有肅于梁觸于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

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

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

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

見道夫

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

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揚

因說神恠事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美便有鬼恠出來

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因

說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揚謂冊子

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揚平昔見冊子上并

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先生曰只是公不

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

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

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為祟邵先生語程先生世間

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難之謂鞍轡之類何處得

如邵意則是亦以為有之邵又言蜥蜴造電程言電有

大者彼豈能為之豫章曾有一劉道人嘗居一山頂結
菴一日衆蜥蜴入來如手臂大不怕人人以手撫之盡
吃菴中水少頃菴外皆堆成壘明白山下果有壘此則
是冊子上所載有一妻伯劉文啟中其人甚樸實不能
妄語云嘗過一類稍晚了急行忽聞溪邊林中響其往
看之乃無止蜥蜴在林中各把一物如水晶看了去未
數里下壘此理又不知如何造化若用此物為壘則造
化亦小矣又南劍登德喻嘗為一人言嘗至餘杭大嶺
山中常有龍骨人往來取之未入山洞見一陣青煙出
少頃一陣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隨後大段盡人事見
得破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不得又如前生
後生死復為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又云南軒拆廟次

第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未稍無疑始得不然民倚
神為主拆了轉使民信向恣望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
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之頌上
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先生謂一
僧云問龍行雨如何曰不是龍口中吐只是龍行時
便有雨隨之劉禹錫亦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
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問敢
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
不相闕曰聖人便說只是如此嘗以此問李先生曰此
處不須理會先生因曰蜥蜴為壘亦有如此者非是壘
必要此物為之也揚

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

問其不信者斷然以為無鬼然却又有真箇見者鄭景
望遂以薛氏所見為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必大
因問虹霓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變水亦必有腸肚
只繞散便無了如雷部神物亦此類必大

因說鬼恠曰木之精雙翅魍魎只一脚魍魎古有此語若
果有必是此物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神兼論精神鬼鬼

問死生有無之說人多惑之曰不須如此疑且作無主張
因問識環記井之事古復有此何也曰此又別有說話

問生死鬼神之理明作錄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

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一則為人散
則為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

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

為主入得之以有生明作錄云然氣之清者為氣濁者

為質明作錄云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為也形体明作錄

皮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

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

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明作錄云醫

不升降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

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將冷所謂魄降也此所

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

只泊在氣上初不是疑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

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

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

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
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
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
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
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嘗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
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
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
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
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
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
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
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犢羊皆是氣之雜

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
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
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
理會也因舉故南軒不信鬼神而言。問祖。賜錄云
便。是仁義禮智信。嘗有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理。若氣
則謂之生也。清者是氣。濁者是形。氣是魂。謂之精。血是
鬼。謂之質。所謂精氣為物。湏是此。兩個相交。感便能成
物。游魂為度。則所謂氣至此。已盡。鬼升于天。鬼降于地。
陽者氣也。歸于天。陰者質也。鬼也。降于地。謂之死。知
生。則便知死。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拒之。是先後節
次。如此。因說鬼神造化之迹。且如起風。散雨。震雷。花。生。
始。便有終也。又問人死則竟。鬼升。降。日。漸。散。而不復聚。
矣。然人之祖。祖先。却有所謂。來。假。來。享。此。理。如何。曰。若
是誠心感格。彼之鬼氣。未嘗散。豈不來享。又問。如何。曰。以
后。稷。為。始。祖。以。帝。嚳。為。所。自。出。之。帝。子。孫。相。去。未。遠。尚
可。感。格。至。于。成。康。以後。千。有。餘。年。豈。復。有。未。散。者。而。未
享。之。乎。曰。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消。在。氣。上。初。不。是
疑。結。為。一。物。而。為。性。也。但。人。所。合。當。然。者。便。是。理。氣。

有聚散理則不可以聚散言也人死氣亦未便散得盡故祭祖先有感格之理若中次久遠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也子孫畢竟只是這氣相傳下未若能極其誠敬則亦有感通之理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都廢却無是理也曰然則羊子識環之事非邪曰史傳此等事極多要之不足信便有也非是正理又問世之見鬼神者甚多不審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者極多豈可謂無但非正理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盡而強死竟無所歸自是地此昔有人在水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旁牛死反出沒于兩水之間久之纍纍不絕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躍跳之衝之而過之下却無礙然亦無他詢之此地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于非命嗚冤抱恨固宜未散又問知鬼神之情狀何緣得知曰伯有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又問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豈為造化之迹乎曰若論正理則庭前樹木數曰春風便開花此豈非造化之迹又如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常見故不知惟忽聞則以為怪不知此亦是造化之迹但非理之正耳又問

世人多為精怪迷惑如何曰家語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罔羊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注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朵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怪力亂神者未須理會也坐間或云卿間有李三者死而為厲鄉曲中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錄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盡為所汚後因為久放爆竹焚其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竹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神祇却被小鬼汚却以此見設醮無此理也明作錄云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見說鬼事便以為怪世間自有一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為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餘同才卿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

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古之
所之子令道選而來東卷靈用之云既屈之中恐又自
竟之故歸子何須更而忘反用之云既屈之中恐又自
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
伸也個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
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
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用之問
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個問天神地祇人鬼地何
以曰祇曰祇字只是示字蓋天垂三辰以著象如日月
星辰是也地亦顯草木山川以示人所以曰地示用之
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
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
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遠之異

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
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若聖賢
則安于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性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
其既死而為靈性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
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
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
矣他是甚麼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
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
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
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
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即前所云溫溫
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終人悽愴如漢武帝時

神君來則風蕭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個

溥錄云：問其氣發揚于上，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去，溥云終久必消了，曰然。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雷，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裡見一身只是個軀殼，在這裡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裡面水，鯽魚肚裡水與鯉魚肚裡水只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賀孫

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

在這裡，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

以漸，個饒錄云：若以對待言，一半是氣，一半是精。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

問：魂魄曰：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个神，它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又

問生魂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其近來覺重聽多忘是魄先衰又曰一片底便是分做兩片底兩片底便是分做五片底做這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連漣分做兩箇氣裡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植

先儒言口鼻之呼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槩却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于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下晶

光堅疑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為崇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為崇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後後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裡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此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為主為幹個
 个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个生始化曰魄既

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為
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
兩魂若去魄則不能也今魄之所以能運動便死矣月
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
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
是魂魄之說備有

耳目之聰明為魄魄是鬼其自覺氣盛則衰童男童女死而魄去化升卿

魄是耳目之精魂是口鼻呼吸之氣眼光落地所謂體魄
則降也

或問口鼻呼吸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曰精氣為物魂
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注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

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
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暖氣為火運動為風地
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
魂魂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嗑吸
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
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暖氣非
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粗述此
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一物然則魂氣亦為兩物耶
曰將魄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微非若
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
耳則如何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

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
魂魄耳目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為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為也
個

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
是魄強所以記得多德明

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於天上否曰也
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烟上只是便散
蓋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入之將死便氣散即是這
裡無箇主子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
都出上去夢孫

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即是如此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
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
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
我與人俱有十分俱已用出二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
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
延此即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
問黃寺丞云氣散而非無泳切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
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
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
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
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

在便是不可謂之無胡泳

問有人死而氣不散者何也曰他是不伏死如自刑自害者皆是未伏死又更聚得這精神安於死者便自無何曾見堯舜做鬼來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為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人併錄

伯有為厲之事自是一理謂非生死之常理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它却用物宏取精多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散耳當

先祖問先生所答崧卿書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為厲別

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為祟事不發覺當時便不為祟此事恐秦殺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裡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賀孫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

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脚冤憤者亦然，故其氣容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後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熱之後，其道人歸，呼罵取身，亦能於壁間寫字，但是墨較淡，不久又无揚嘗聞張天覺有一事亦然，鄧隱峰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峰云說底是其麼，其人悟謝之而去揚。

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來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癘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又之亦散，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塊，快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

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其氣且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道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嘘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道家脩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賀長弘死，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廣。

鬼神憑依言語乃是依憑人之精神以發問伊川記金山事如何曰乃此婢子想出問今人家多有恠者曰此乃魘魅魍魎之為建州有一士人行遇一人只有一脚問其人家安在與之同行見一脚者入某人家數日其家果死一子可學

鄭說有人寤寐間見鬼通刺甚驗者曰如此則是不有不無底紙筆傳

論及平人治鬼而鬼亦效平人所為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厚之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恠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可學

或問鬼神曰且類聚前輩說鬼神處看要須自理會得且如祭天地祖考直是求之冥漠然祖考却去人未及求之似易先生又笑曰如此說又是作恠了也祖道以

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个天地陰陽之氣入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个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此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个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

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裡也賀孫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
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兼以氣
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
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个不是理那个
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
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
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
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
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
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
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

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
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事業此心便與
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
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
亦只是略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義剛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
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周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
為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祗本示字
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此天象又差者至人則
死為鬼矣又問既曰往為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
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此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

語類

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祇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雉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無時便無是皆白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想腦處子孫道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闕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推統在我身

上如此便有个相關處。義剛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裡。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个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裡。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

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其之身此一畧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不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其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

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干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

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于饗蓋晉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蘇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便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此池作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其上如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間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其詳說只說到這裡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日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

致分曉了個

問鬼神是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又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左傳說魄先魂而有者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體象方有陽氣來附他鬼神以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之祖考是你所承流之氣故可以感揚

蔡行夫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此子不相接處

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時舉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
曰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格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
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
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
寓此也個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
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煇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鬻鬯所
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
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
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
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安聚他魂魄不教
便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祭祀也是要聚得他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
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
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蒙

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
若相奪予享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
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子蒙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此子氣在這
裡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魂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
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裡古者鸞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

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策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蒙龜之意又曰古人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一接他

蒙子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其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

又妄誕淳以下論祭祖神示

漢卿問天神地示之義曰註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人傑

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

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靈之類振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

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

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各

山大川定是有箇各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

行戶竈中雷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

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此氣過了賀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之所

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

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

所為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

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壯祖

或言鬼神之異曰世間亦有此等事無足怪味道舉以前

日魂氣歸天體魄降地人之出入氣即魂也魄即精之
 鬼故氣曰陽魄曰陰人之死則氣散於空中之說問人
 死氣散是無蹤影亦无鬼神今人祭祀從何而求之曰
 如子祭祖先以氣類而求以我之氣感召便是祖先之
 氣故想作饒本之如在此感通之理也味道又問子之於
 祖先固是如此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
 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
 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
 祭亦有氣類為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
 亦是從氣類而祭為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
 其氣類亦可想長孺因說祭孔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
 木主曰向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置

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下則可
 用籩豆簋簠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
 理

汪德輔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祖考
 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
 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
 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
 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祖
 問人祭祖先是已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
 為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國內之
 主與自家不相闕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為天地之氣
 便是他氣底母就這母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

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
 感通用之曰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他若理相關則方
 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
 為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土地他無主後合
 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子蒙
 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
 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
 何有此其所自来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
 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自當
 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
 衆人心邪向它它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太伯伍子胥
 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

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
 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賜錄
 或問世有廟食之神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
 散昔守南康緣久旱不免遍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一
 間弊屋狼藉之甚彼人言一五十年前其靈如響因有
 人來而帷中有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
 亦自可見壯祖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集一番歸鄉里有
 所謂五通廟最靈在衆人捧權謂禍福立見居民繞出
 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
 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
 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作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

偶有一蛇在塔旁，衆人闕然以為不謂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着，闕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告以從衆何為不意。公亦以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為禍福，請即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係勅額者，則未可輕去。賀孫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當初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為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真君，遂改封為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于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為真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封我。

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托為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錢數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梓潼神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為靈。古人釁鍾鼃龜皆此意。漢卿云：季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隨着，乃是為虎傷死之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先生曰：仰山廟極壯大，亦是占得山川之秀，寺在廟後，却幽靜，廟基在山邊，此山亦小，但是來遠，到此溪邊上，外面羣山皆來朝，寺基亦好，大抵僧家寺基多是好處，往往佛法入中國，他們自會尋討，今深山窮谷好處，只得做僧寺。若人家居必不可因言僧家虛誕，向過雪峰見一僧云：法堂上，丁

水越繞施主來，做功德，便會熟某向他道，和尚得恁不脫灑，只要戀着這水越，要熟做甚，因說路當可向年十歲道人授以符印，父兄知之，取而焚之，後來又自有漢卿云後來也，疎脫先生曰：人只了得，每日與鬼做頭，底是何如此，無心得，則鬼神服，若是此心洞然，無些子絲累鬼神，如何不服？澤同。

論及請紫姑神吟詩之事，曰亦有請得正身，出見其家，小女子見不知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箇人，事一箇神，只錄所問事目於紙，而封之，祠前少間，開封而紙中自有答語，這箇不知是如何？義剛。

問嘗問紫姑神云：曰是我心中，有故應得應不得者，是心中亦不知曲折也。方。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正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人傑。方錄云：老子云：以道蒞世，則其鬼不神。此其理行正當，事人自不作怪，常則妖興。

語類卷三終

此語類卷三終之語類也
 凡語類之類皆有三
 一曰名類
 二曰事類
 三曰類類
 凡名類皆有三
 一曰正名
 二曰別名
 三曰通名
 凡事類皆有三
 一曰正事
 二曰別事
 三曰通事
 凡類類皆有三
 一曰正類
 二曰別類
 三曰通類



